

安塞民间美术丛书

安塞民间绘画精品 线描

安塞县文化文物馆编

杨宏明 陈山桥 谢妮娅 主编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ANSAI MINJIAN HUIHUA XIANMIAO JINGPIN



安塞民间美术丛书

安塞民间绘画精品
画线描

安塞县文化文物馆编

杨宏明 陈山桥 谢妮娅 主编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J222.7/342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571125

安塞

(陕)新登字 0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塞民间绘画线描精品/安塞县文化文物馆编.-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7

(安塞民间美术丛书)

ISBN7-5368-1191-8

I.安… II.安… III.线描-作品集-陕西-安塞 IV.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1243 号

安塞民间美术丛书

安塞民间绘画线描精品

安塞县文化文物馆编

杨宏明 陈山桥 谢妮娅 主编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人美艺术公司制版 西安煤航地图制印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1/12 开本 28 印张 5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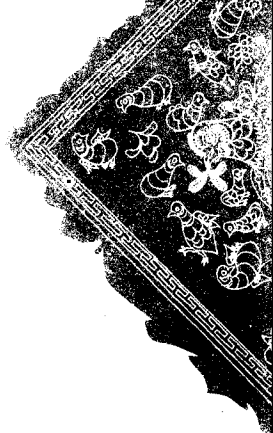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5368-1191-8/J·1001

定价:80.00 元

民间绘画线描



心灵与激情的闪光

山桥 宏明

1979年11月，白凤莲大娘在一整张大的红纸上画了一幅炕围剪纸的底样，在场的地县美术老师都有点吃惊，这么大的一幅底样，怎么就能一气画出，而且线条熟练，构图完美，像一幅完整的铅笔线描画。

在1980年3月的民间剪纸创作班上，为了探寻“农民画”创作新路，美术老师让几位大娘试画几幅画。第一位是白凤兰大娘。她放下手中的剪刀，拿起了不大习惯的作画工具——铅笔，就在白纸上画了起来。只见她用那稚拙的用笔，不擦不改地画出了一棵十分茂盛丰满的大梨树，树下有摘梨的老汉，有抢吃梨的猪儿鸡儿。让我们吃惊的不仅是那随意的构图，稚趣的铅笔线，更是那地道的民间绘画造型，组成了一幅完美的铅笔线描画。也就是这幅画，为开展安塞农民画活动找到了自己的路子；也就是这幅铅笔线描稿，让我们意识到收藏它的价值。所以每期创作班搞完创作，我们就把铅笔画稿收到一起珍藏起来，不令其失散。年积月累，文化馆收藏画稿有2000余幅。因为这些画稿大部分是出自六七十岁老大娘之手，她们都是1979年从农村普查出来的剪纸高手，而且是刺绣、捏面花、画炕围画、箱子画的高手，对民间艺术有着很深的造诣。这些画稿是十分珍贵的艺术品，也是研究陕北民间文化的第一手资料。

1980年7月，三十多位老大娘云集县城，首次举办了以农村老大娘为主体的“农民画”创作班，成为延安地区群众文化的重大新闻。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举办了17期创作班。

每办创作班，让大娘们用五六天时间画草图，内容不限，画什么都行。画得最多最好的题材还是数花草鱼虫和动物。我在“辅导”的过程中，专心欣赏过每位大娘的起稿办法。

曹佃祥大娘画画很投入，她高度近视，作画时眼睛和画纸几乎碰到一起，笔下的线条却闪烁着朴拙大气的光彩。曹佃祥大娘对铅笔并不陌生，拿起铅笔只管画。她画了一只“大公鸡”，先画出了一个大的轮廓，像一幅剪纸的外造型，然后从头部开始仔细地画。那明格炯炯的眼睛，威武的鸡冠，美丽的鸡尾，雄健的鸡爪，自由流畅的线条，使每根毛发都充满了生命。她画完草图很自豪地说：“我画了个毛腿子大公鸡，可威武了，可好看了。”曹佃祥大娘画《群鸡图》中的鸡造型各异，有的鸡翅变成云勾，有的鸡尾变成了飘起的彩带，有的变成了盛开的牡丹花。几十只鸡没有一处重复或擦改。

1985年曹佃祥大娘在家画了十几幅草图，其中有《转灯》、《两个娃娃》、《庙会》等。构图安排，线条的疏密、主次、前后等关系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特别是那幅《庙会》，偌大的场景，人物有聚有散，人多而不乱，主次有别，是一幅完整的线描画。1987年创作班上，她画了一幅《说书人》的画稿，同曹佃祥大娘一道川的高金爱大娘称赞说，一眼就能认出是画她的儿子“曹六”，神气可像了。我让曹佃祥大娘在宣纸上过了一张稿，再让她用毛笔勾线的办法画出来，效果很好，很像中国画中的白描，但又非常原始，没有什么勾线的讲究。使我产生一种联想，半坡彩陶是不是这样画出来的？战国帛画是不是妇女们创造出来的？这就是我们民族绘画的根吧。当时在场的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的研究生吕胜中爱不释手，反复研究临习。后来这幅画被一位来安塞参观的美国客人高价购走，至今我还对这幅画被卖感到惋惜。

常振芳大娘是画线描稿的高手。每次创作班能画八九十幅，数她最多，文化馆珍藏她的画稿少说也有200余幅。每幅都画得丰富完整，而且生动有趣。被村人称为疯老婆的常振芳，因生养过13个子女只存活一个女孩，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病好时与正常人一样，如遇上或悲或喜的事儿，一激动病就犯了，不由自主地唱起了信天游，哭上一气，吼上几声。在创作班上时常犯病，但手仍不停地画。我观察到她在犯病时画的画，造型很离奇，线条更充满活力。她每画完一幅画，总喜欢用像“文字”、像“天书”的“昏昏”短线，在形象的空间添画，问她画这些是什么意思，她说是好看，不然空当当的。如果认真观察，就会发现她在犯病时，这种“昏昏”短线用得最多，实际上是感情的一种发泄。

常振芳也画了一幅《说书人》，与曹佃祥的《说书人》是两种不同的风格。曹佃祥的《说书人》用线简洁，风格质朴。而常振芳的《说书人》用线比较繁丽，装饰丰满而富有变化。有趣的是，她把说书人的一只眼睛画成了一只飞舞的蝴蝶；装饰在三弦上的龙鱼等也使其有了生命；周围的鸡、娃娃、猫等专注地听着说书，刻画出了庄户人悠闲自得的情景。

张凤兰、白凤兰大娘画起稿来，喜欢用在家画锅围画的办法。先剪出一个大的形象，然后在稿纸上反复摆布，安排好构图，摹到纸上，再在其中添枝加叶，随意挥洒，同时也保留了她们剪纸造型神奇的特点。高金爱大娘画起画来速度特别快，一天能画三五幅草图，造型有时极其简练，光看线，看不出多大意思，但上起颜色却能把画面打扮得丰富神奇。有时她也学着别的大娘勾线的办法，在形象里找好多线。高金爱大娘三岁时母亲去世，寄养舅家。稍大，为舅家揽牛放羊，没有条件学习传统的“花草”和应该学习的女红，对于传统纹饰中的石榴牡丹也是一知半解。由于她艺术天赋较高，对生活中有艺术趣味的瞬间观察得又细，所以她画起画来反而不受传统的程式束缚，造型生

动多变,注重生活情趣,用线纹饰趋于写实。她画《喂牛》除造型各异外,在用线上一会儿勾,一会儿点,有些地方画些黑块,完全是一种意象的真实。在创作班中,她对有传统花草技艺的大娘们很敬重,向她们学习一些传统的表现方法,灵活运用到自己的画中,创造了既有传统手法,又有个性特点的绘画作品。

薛玉芹属中年作者,她喜欢用工整细腻的线表现形象,能把一个单纯的形象打扮得繁丽耐看。她喜欢画羊,而且能像揽羊人一样,把所画的每只羊都能叫上名字,如撇角羊、包楼羊、立角羊(以羊角起名)、肉瘤、海瘤(以生长出的肉疙瘩起名),还有青背、四眉(以颜色起名)等。羊的名字不一样,自然在形象的用线上也不一样。虽然她不厌其烦地用线进行刻画,但仍没有过多地注意线的本身,而是专心捕捉心灵的瞬间,表现心目中的艺术世界。用她的话说:“把羊打扮得亲亲的,谁见了谁爱。”

老大娘们的线描手稿,我经常找来欣赏研习,有时把画家们的白描画册、民间木版年画线描画册找来对照着看,首先感觉到造型观念的不同。

常振芳大娘画了一个很大的正面《牛》,牛头上装扮出了各种花草树木,飞鸟昆虫。她说:“画花就是画‘世界’呢”,一语道出了民间艺术家们的创作观念。她们只是借用了生活中的某一形象的外形,而表现的思想内容却是更深的对大自然的認識。也是“天人合一”、“万物有灵”观念在她们思想中的具体反映。剪纸是民间美术的造型基础,所以剪纸造型的观念也直接影响了绘画造型的观念。剪纸外形的简练明了及平面构图、互不遮挡、变形夸张等特点在绘画中充分发挥出来,形成了安塞民间绘画的独特语言。

其次是用线的不同。

线是我们民族绘画重要的造型手段。用线造型可追溯到原始彩陶、洞窟壁画、摩崖石刻和战国帛画。线早已显示出了相当成熟的造型功力。作为母体艺术的民间美术,仍旧保持着这种原生美术的用线趣味。在陕北偏远农村,至今能见到的炕围画、锅围画,都是以线为骨。安塞县西河乡山王河村,较完整地保留着出自一位老婆婆之手的炕围画和锅围画,像一幅壁画带。内容是传统的“花盆坐双葫芦”、“十二莲灯”、石榴、莲花、牡丹等纹饰组成,用填色勾线的传统方法画成。最精彩的是那自由奔放的墨线,使整个画面活了起来,动了起来。在大娘们的创作中凡是在全国能获大奖的作品,如《牛头》、《伏虎》、《毛猴吃烟》等都发挥了线的作用,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绘画的艺术特色。

安塞大娘们没见过中国画中的“十八描”是怎么个描法,线条是怎么个组织法,更没听过“屋漏痕”、“折钗股”、“吴带当风”、“曹衣出水”,只知道用自己的画笔描绘心灵的世界,描绘对生活、对生命的热爱。所以勾起线来没有粗细、曲直、方圆、顿挫的讲究;拿起笔“尽管画”,画到哪算哪,无拘无束,十分随意。

我曾临摹过曹佃祥、张芝兰大娘的手稿,但怎么也临不出手稿的味道。细细品味老大娘们画的线稿就会发现,在每条线中,不是简单的“铁丝框”,而是有激情,有变化的生命线。张芝兰大娘常年有病,身体虚弱,但画起画来好像什么都忘了。她画《老狮子》时,病情复发,气喘不止,手也有些颤抖。让她休息,她说她知道自己的病,过一会就好了,硬是坚持画完了这幅画。整体看这幅画的造型有一种生命的张力,细细看这幅画的一笔一画也能觉到生命的颤动。曹佃祥画的《大公鸡》对于鸡的夸张刻画,表现出一种力量,一种精神,特别是在每根鸡尾的末梢处,稍稍向回一勾,使人感到血液的流动。在《娃娃闹端午》中的杏树叶,不是简单地勾出一个形似的圆叶,而是有顿有挫,有方有圆的线,这些顿挫方圆完全是一种无意识的,一种纯随意的,只是为了表达自己心目中的世界,是情思与心灵的撞击。

大娘们在线的疏密处理上,不像传统的中国画或民间木版年画那样以表现客观事物来组织线条,而是以抽象的装饰纹饰组织线条,不但画面内涵深邃宏大,也巧妙地处理了线的疏密、聚散关系。如潘常旺画的《母子》中母亲两个胳膊用两条龙装扮,两条腿用两条鱼装扮,胸部用蛙装饰,头顶部画成莲花。民间有“鱼变娃”、“莲生子”以表现生殖的寓意,同时用这些纹饰丰富了画面的线。有了疏密聚散,产生了韵律。也有用没什么寓意的形象,也不表现具象的客观事物,只要“叉开”各部位,让形象“显”出来就行的线来装扮,画面显得质朴。如高金爱画“毛猴”、“艾虎”喜欢用“杓弯弯”、“杓拧拧”的线装扮形象。问她为什么用这样的线画,她说,这样毛猴就“显”出来了。

不同文化背景的熏陶,产生了不同的造型观念,在安塞线描手稿中可以明显看出三种不同类型。其一是承传型。以曹佃祥、常振芳、潘常旺等为代表。她们都有深厚传统民间造型功力,虽然艺术个性不同,但在造型用线和装扮上有相通之处,都喜欢用传统的“花草”纹饰装饰形体。其二是原创型。以高金爱、余红花、徐桂花为代表,她们对传统的“花草”及造型观念了解不多,画画时更多的是用意象的手法装扮形体,较多地承传了人类童年期的审美情趣。第三是文化型。以李秀芳、曹芳莲、王西安为代表,她们有文化,较多地接受了现代美术影响,造型上向写实靠近。

安塞民间绘画线描手稿珍贵之处,是老大娘们在创作时带着一种激情,最先捕捉到心灵闪光的瞬间,真实地反映了她们创作时无尽的奇思与妙想。再者,这些大娘们是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时代民间美术最后一批传人,今后再也不可能出现。如今曹佃祥、白凤兰、胡凤莲、张芝兰、朱光莲已经去世;常振芳、张凤兰、潘常旺、高金爱已年过七旬。可以说,这些老大娘们的线描手稿已是失传之作。

安塞民间绘画线描手稿,实际早已超出了起稿的功能,而是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成为艺术形式的本身。它是母体艺术的延续,是我们民族绘画艺术的根。

安塞

安塞民间美术丛书编委

王占学 冯继红 杨军赦 刘志坚 阎生宝 韩杰浩
杨宏明 陈山桥 宇 鹏 杨占荣 谢妮娅 尚 书
吴小珍

民间绘画线描分册

艺术顾问

王宁宇 储小平

责任编辑

储小平

特约编辑

陈山桥

装帧设计

王晓东

工作人员

孙胜利	李延平	傅 静	秦小华	孙树平	马焉龄
郭 丽	薛玉琴	李秀芳	侯雪昭	王朝辉	王福丽
徐 英	孙佃珍	秦小玲	张改梅	张虎莲	

民间绘画线描

目 录

常振芳线描	(1)
高金爱线描	(51)
曹佃祥线描	(95)
潘常旺线描	(139)
张凤兰线描	(164)
白凤兰线描	(192)
朱光莲线描	(212)
张芝兰线描	(221)
胡凤莲线描	(246)
薛玉芹线描	(255)
余红花线描	(274)
徐桂花线描	(277)
李秀芳线描	(287)
孙佃珍线描	(302)
张虎莲线描	(304)
王西安线描	(306)
陈志兰线描	(308)
李福爱线描	(310)
王茹芳线描	(312)
樊小梅线描	(314)
白库女线描	(315)
郝桂珍线描	(316)
侯雪昭线描	(318)
刘金兰线描	(320)
宋明芳线描	(321)
余泽玲线描	(322)
徐 英线描	(323)
尚 书线描	(324)
马国玉线描	(326)
王福丽线描	(327)
王朝辉线描	(328)



常振芳
伞头



常振芳 鹿鹤虎



常振芳 贵生在梢山放羊



常振芳 山头上

安塞

民间绘画线描



常振芳 晚归的牛群



常振芳 水中鱼



常振芳 牧笛

安塞

民间绘画线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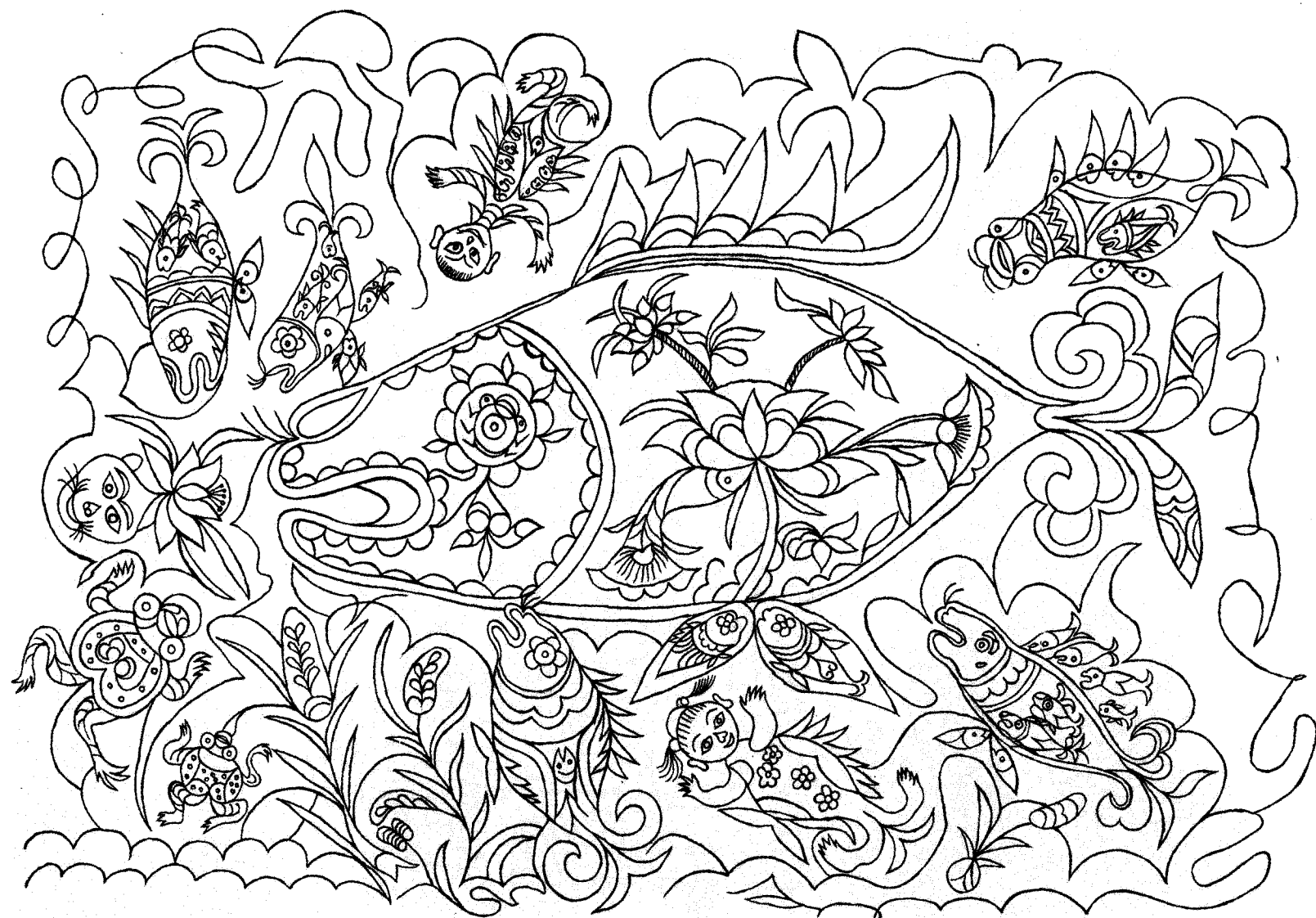
常振芳 老虎打腰鼓

常振芳 打腰鼓





常振芳 抱猫的婆姨



常振芳 鱼